

聽海唱歌的稻米— 港口部落的傳奇

在山海之濱、花蓮豐濱鄉的石梯坪港邊，有一片靠海的水梯田，迎海生長的稻米搖曳茁壯，大家暱稱為「海稻米」。這些稻米面海而生、每天聽海唱歌長大，是阿美族獨特的耕種作物，而且還是於荒蕪了廿年多田地所種出來的，是港口部落所譜出的一首傳奇歌曲。

水源的重現 海稻米的新生

故事源起於一個單純的心願。

舒米如妮是港口部落土生土長的藝術創作者，看到故鄉長年荒蕪的田地覺得相當痛心，由於這些土地位於著名景點石梯港旁，早早就被民宿業者相中，若再持續任由業者大肆收購，未來故鄉將再無田地。於是她逐一說服族人放棄休耕補助、婉拒民宿業者的收購，於廢棄了廿多年的田地上將水稻種下，這便是睽違了 22 年之後的海稻米。

部落之所以遠離海稻米這麼長的一段的時間，是因為廿多年前的鄉長鼓吹申請休耕、鼓勵族人到城裡工作，結果卻造成了田園荒廢、青壯人力外流，而最後連灌溉田地的水源也被切掉了。喪失了水分的土地，自此後是一片的沉寂。為了要讓稻米起死回生，舒米遊說領著休耕補助的族人，挨家挨戶的敲門、一一向他們說明恢復傳統梯田的願景。

「這是在這一段過程中，所遭遇的最大困難！」舒米說，每公頃的休耕田每年可領到四萬五千元，要說服族人放棄這筆錢並不容易，更重要的是，休耕過久，他們早已無法想像稻田恢復的模樣了。因此在最初的階段，她只能與鄰居兩人，自行耕作三分地，以此來畫一個實際的圖像來給族人看。



海稻米面海生長，每天聽海唱歌長大。

幸好，舒米的決心慢慢地被看見，同時也蔓延到其它族人身上，願意加入的人逐漸增多，他們共同努力，一起向林務局申請經費，將廢棄多年的灌溉渠道給接通。「看到水流出來的那一刻，很多人都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淚！」水源的接通，不僅是水稻確定得以生存，同時也意味著族人的同心協力，這點意義更為重大。

互助的米粃流 因幫助而生

目前已有 26 戶，耕種著六公頃的水稻梯田。原本舒米最早的構想只是想要復育土地、拒絕民宿的擴張，沒想到水稻一種下之後，族人全都希望稻米未來可以量產銷售，而這六公頃的土地也變成了他們的一個新希望。「在這個過程中，最早是我推著他們，但現在是他們督促著我，形成了一個相互推移的過程。」

這些海稻米在首批收割後被命名為「米粃流」，米粃流是「互助」的意思，意味著你幫我、我幫你，一起完成工作，而這也是阿美族社會中重要的傳統精神。

其實這些得來不易的稻米，的確是得到許多的幫助而生。過程中，林務局及縣政府合作修復水圳、光豐農會協助運送及精碾包裝，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則是主動聯繫，協助族人進行整地復耕及輔導有機農業。

從最早的一片荒蕪，到如今的稻海相連，海稻米向外展現它獨特的美麗。





多年荒廢地 農改場想辦法

負責輔導此一地區的花蓮農改場助理研究員林泰佑表示，這片山海相連的梯田，廿多年來未曾耕作，土壤內的有機質累積豐富，高達 6.3%，比起一般有機田地的 2%~3%，高出一倍以上，是塊非常適合有機耕作的天然良田。

不過這片土地的輔導難度，卻也是他所遇過最高的一處。他說，過程中的整地、機具、資材使用上都遇到不少困難，為此他們每個星期都到部落去，不間斷的溝通與說明，並想辦法製作簡單明瞭的說明書，來向族人解說。

種植有機稻米，最為重要的就是整地了，不過這片水梯田在整地上便是一大挑戰。由於田地荒無多年，土質的差異極大，於是他們多次取土，以實際驗土的方式來評估土質肥力，事先想好對策。除此之外，也設法藉著將地拉平、種植綠肥來做調整，想辦法讓各處肥力均勻。



輔導港口部落的蔡依真（前一）與林泰佑（前二）幾乎每個禮拜都往部落跑，不斷的與族人溝通協調。



花蓮農改場主動連繫，協助族人進行整地復耕及輔導有機農業。

米糠除草 一舉數得

值得一提的，這些海稻梯田是花蓮農改場「米糠除草」的試驗田之一，結果顯示，雜草總株數比一般的田少了八成以上，成效相當不錯。其中原理是米糠在發酵時會產生「熱」，一般的種子對熱都很敏感，雜草也不例外；同時，米糠還會釋放有機酸，讓土表形成「厭氧狀態」，讓雜草無法存活。

除了抑制雜草之外，米糠還是一種天然的有機肥，富含蛋白質及微量元素，是一般肥料所缺乏的，卻是水稻的必需養分，適當補充可強化稻子的莖桿及稻穗的成形，還可順道豐富土壤的微生物相。雖然成本算來不低，但林泰佑認為，運用米糠除了除草輕鬆之外，還是天然的有機肥料，每公頃約可抵 30 包的有機肥，因此整體來說是划算的。

至於病害方面，部落在初期因有多餘的秧苗沒有即時清除，造成稻熱病、紋枯病蠢蠢欲動，因此植保研究人員蔡依真立刻開出處方，噴灑枯草桿菌、木黴菌及亞磷酸混合液，及時控制病害蔓延；並持續以「預防」作為重點，使得後續稻熱並幾乎是零發生。

花費心力、克服了種種困難之後，最後終於，「米粃流」得以展現在世人面前。「從最早的一片荒蕪，到如今的稻海相連，連我自己都沒想到結果能如此完美，感覺真是太高興了！」林泰佑不禁又是高興、又是欣慰。



稻海相連 戶外生態博物館

這片稻海相連的水梯田，由於地景特殊，已成了台灣獨特的景觀之一。而對於這片土地，舒米還有許多的心願。目前水梯田旁每年都會有一場以上的藝術創作營，耕種之餘的舒米，用藝術來激發著自己更多的能量。

對於未來，她則是規劃出一張美麗藍圖，期盼在這山海之濱，將來可以成為一座阿美族的「戶外生態博物館」。「誰說博物館一定要在室內呢？」她說，這邊有大海、有水梯田、有漁港，還有阿美族文化，在恢復了傳統作物之後，族人若也能恢復傳統生活方式、傳統的互助社會，必定會是個最吸引人的地區。

「原住民很難追得上都市快速的腳步，只有突顯特色，才能創造自我價值。」舒米認為，要族人回歸傳統生活方式，勢必會是一條漫漫長路，或許在她有生之年都無法看到。但無論如何，未來子子孫孫都會在此成長，期望他們將來可以見到這互助、和諧的社會，因為在此同時，外界也能夠同時看到，原來阿美族是如此的耀眼而美麗。

部落傳統作物：大葉田香、輪傘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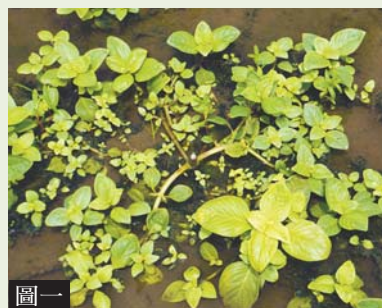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海稻米之外，舒米跟她的夥伴們目前也同步的復育大葉田香（圖一）與輪傘草（圖二），這兩種植物都是阿美族的傳統作物，與族人的生活密切相關，卻在慣行農法的使用後都消失不見了。

莖部可以長得一個人高的輪傘草，與阿美族人密不可分。以往每個族人家中都會種上一些，再順手拿它來編製成草蓆或坐墊，由於這種草製品還會散發出獨特香氣，因此深受喜愛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編製。

邊織的方式是將輪傘草的莖部曬乾、切成條狀，部落婦女則是聚在一起，一邊唱歌、一邊邊織，編成一張張的草蓆（圖三），不僅冬暖夏涼而且又帶有香氣。如今部落中仍是找得到會編織的老人家，但材料輪傘草卻已是不見蹤影，於是舒米復育了一塊 4 分地，完全不灑農藥的種植輪傘草與大葉田香。

大葉田香也是一種阿美族的傳統植物，比輪傘草更怕農藥，所以早在慣行農法出現的初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帶有濃濃的八角茴香氣的大葉田香，又有「水茴香」、「水八角」的稱號，阿美族人拿來加入糯米酒，讓酒溢滿香氣，舒米則是將它做成茶包以及釀酒用的香料包。

大葉田香與輪傘草的復育，不僅代表著阿美族傳統生活方式的再現，同時也是一種宣示，一種「不使用農藥與化學肥料」的實際象徵。



圖一



圖二



圖三

阿美族的灌溉智慧

早在清朝時期已進行農耕的阿美族人，早期是以種植小米為主，直到日據時代才開始水稻耕作。

「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」，靠海的阿美族人運用了他們親近海洋的特性，港口部落族人選擇在海邊的水梯田種水稻，就是一項證明。

而港口部落此次的復耕海稻米，同時也運用上了阿美族的傳統耕作方式。他們在恢復灌溉用水時，在水源頭放上一根漂流木，再依族人的田地大小，於木頭上設置比例不同的孔洞來讓水流過，出量不同的水因為隔開而不會混流，反而會分別流向各個土地裡。這麼一來，大的田地分到大的水源、小的則分到較少的水，不僅方式公平，而且還無需用到一大堆的水管，可說是阿美族人的智慧。

水源的接通，不僅是水稻確定得以生存，同時也意味著族人的同心協力，這點意義更為重大（左圖）。於木頭上設置大小不同的孔洞來讓水流過，是阿美族人的智慧（右圖）。下述二張圖片皆由舒米提供。





海稻米的品種是選用由花蓮農改場所育成的台梗 4 號香米，之所以選擇此一品種是由於它的植株較矮，在海風吹襲中不易倒伏；此外，香米在具有鹽分的海邊生長也會激發更濃厚的香氣。